

2015 年九月，我被証實為第三期半肺癌。2018 年初，病情有所變化，成為第四期，即末期病患者。

2017 年，居住在美國的弟弟宣報他的女兒會在 2018 年結婚了。說預先一年多前通知，是好叫我們都能早作安排。還「警告」我們一眾兄弟姊妹們一定要出席，一個也不能少呢！我的原生家庭關係很親密，手足間從小就很親愛。長大後雖各散四方，但感情不變。這一點我是很自豪又感恩的，故此對這婚禮很期待，因為又會再見到我親愛的家人。年初時弟弟宣報婚期在十月十三日。

正如我先前說的，2018 年初，病情變化，癌細胞蔓延，不停的肺積水，導至我要做個肺膜手術。小手術卻是大創傷，我體重下降，食慾不振，人很虛弱，至此成為善終病人。心情有點低落，也很擔心那年尾的婚禮我還有沒有機會去參加呢？

奇蹟的是，蒙神憐憫，在四五月時我竟慢慢好起來，體重也從 39 公斤重回 40 多公斤。五月時四哥和妹妹不放心，從美國飛來探望。期間當然談到十月的婚禮。我是一心想出席的，但又害怕單獨飛行，沒人照料。我先生是長期病患者，因血壓和血糖的不穩定，那時還進出醫院幾次，身體不適，不能同行。但他卻鼓勵我去，還說我們兒子結婚時，你的家人都是携家帶眷的遠道飛來賀喜，你這次若不去怕不好吧！哥哥也極力鼓勵我去，說申請輪椅服務，坐商務客位，平躺著飛去不會怎麼吃力的。我想想也對的，現在情況需要嘛，唯有忍痛啦。哥哥就著手在網上為我找機票。我說只參加婚禮，一星期來回好啦。原來不可以的，最短為二星期。稍為平宜的，都不是直航，而要停一個城市。又要湊日期，又要稍為平宜，他找了好久，結果決定中華航空公司，全個航程共二十四小時，因要停台灣六小時。想想六小時在商務貴賓廳也應很易過的吧，吃東西，看看書或電視，甚至小睡一會也就過了。故此當時就買下機票和旅遊保險，事情就這麼定了。

我那麼想見我的家人其實還有一個原因。我被証實患肺癌後的兩年，即 2017 年的十月，我在美國的三哥也被確診患上胰臟癌！他一直積極抗癌，治療中西合璧，我們都為他打氣，但成效反覆，時好時壞。胰臟癌一向兇險，我們的爸爸當年也因胰臟癌，大半年就去世了，故此心情忐忑。想到三哥還未信主，就更焦急，有種摧逼感要向他再傳福音，再不說可能就沒有機會了！我們家七兄弟姊妹，只有三哥四哥未信。我很愛他們，常常為他們禱告，求神憐憫。其實我三哥早年去過教會十多年，每個星期日都上教會崇拜的，但遺憾的是，一直沒有決志。後還因一些困擾就沒再去教會多年了。他現在患病了，那態度會不會改變呢？我求問神。當我決定美國之行後，我就遍告好友和教會的弟兄姊妹，我要去給我兩個哥哥傳福音，請各位主內為他們的得救禱告，請神給我機會，賜我言語和智慧，也請聖靈動工，柔軟心田。

七月初，三哥突然宣報他的女兒 **Reva** 也要結婚了，婚期就排在弟弟女兒婚禮的二個星期後。這真是一個禿突的消息，也意味著他要趕快的感覺！是的，那時他的癌細胞有擴散，化療好像成效也不大，看相片人很衰弱，我又擔心又焦急。他女兒的婚期訂在十月二十六日，我一看我的回程機票，哎呀！是十月二十五日！！

我心中十五十六，那要不要改機票延長旅程呢？逗留在美國的時間越久，對我來說風險越大。我不知會否出現情況，雖有旅遊保險，也不想滯留於美國醫院，而且保險賠償這回事也難說，醫療費用仍可能會很驚人的。但婚禮一天前離開，也太難看了吧！

我又去找四哥問意見。他倒是覺得我應留下是順理成章的。既是這樣，我就叫他代我去辦吧（我從小就是這樣常常欺負哥哥的。）數天後答覆來了。很不幸，中華航空公司的台灣停留六小時的航班，我回程那天是最後的一天。從十月二十六日起，哥哥一直每天查，查到十一月十二日止（因沒必要再往下查看，我是不會停留那麼久的），要停台灣十六小時！去的那程不變，仍是 24 小時，但回程現卻要 40 小時了！我一看呆了，要自己一人 40 小時，頓生怯意，但若不去，又像對不起三哥，真是兩難。四哥也明白我的難處，又出主意了。可以放棄回程機票，重買一張，找直航的節省飛行時間，這當然會貴些。他列出幾間航空公司的班期。若要便宜些的，也可坐要轉機的航班，價錢也為我列得清楚楚。然後說道，第三個選擇就是不變，照原訂日期離美，只能放棄 **Reva** 的婚禮。

哎呀，我的天，那應怎麼辦呢！我並不是個吝嗇的人，但從小養成節儉的性格，要我平白無事的放棄半張那麼貴的機票重買，是怎樣也做不出來的。但那 40 小時的回程，使我望而生畏。從那天起，天天為這事禱告，求神指引，到底我該不該改機票，延長留美時間呢？我的先生沒有意見，讓我自己拿主意，但兩個兒子卻不放心，力勸我不應改期。說我的病情他們都知道的，況且訂機票時這些都未發生，怪不得我的。力勸我不要改期。我一直做不了決定，想想還有時間，就一直禱告等候。

快到八月，要回覆 **RSVP**，不能再等了。神仍不作聲，怎麼辦呢？我審度病情，當時我不是三個月覆診一次，而是四個星期一次，雖然身體感覺還可以，但總沒有信心，於是就有所傾向了。我就向神說：「神呀，我決定不延期了，若這是你許可的，求你使我心中平安」。

相信當時的選擇，是下意識的基於在這樣是最省事，最省時，也是最省錢的做法。

決定以後，便著手通知 **Reva**，三哥和家人。這封電郵要用英文書寫，因 **Reva** 看不懂中文。英文不是我的母語，這增加困難程度。我既要想辦法如何去運用我那有限的字句和詞彙，去表達這個負面的回應，又要兼顧文法，和正確的英文串字等等。好記得那天下午，我坐在書房的電腦前，聚精會神的思考如何下筆才能把殺傷力減到最低。我衷心恭喜他們後，就告訴他們我和先生目前的健康狀況，我若延期要面對的處境，考慮再三又再三後，很遺憾的只能決定不延期了，請求他們的體諒和原諒等等。（心中真是有遺憾感啊！）。我小心的查察字眼，斟酌再三，表達得不好的，寫了又改，改了又寫，好不容易去到信末，還未鬆一口氣，突然聽到有人問我，「若 **Reva** 的婚禮不在十月，而在明年，那妳會不會去呢？」

「這樣當然會」，我不假思索的回答，同時自然反應的頭稍側一下看看是誰在我耳邊說話了，這才大吃一驚，那裏有人了！但那說話字字如此清晰！到今天我仍記得清清楚楚。我又不是神經有毛病，或有妄想症，這話肯定不是出於我自己的。我都一心一意的在寫回絕信哪，那可能會有如此念頭？絕不可能的事！我一邊混沌奇怪，一邊吃驚錯愕，停下“筆”來呆了一回，心中

是知道發生什麼事了。肯定的，是神向我說話了，神到底向我說話了！我又震撼又驚喜！祂說話了就好辦啦。（這是第一個遇見）

跟著的思維完全改變，那封電郵當然作廢（到現在仍然在我電腦的草稿檔案中呢）若 Reva 的婚禮不在十月，而在其他日子或明年，情況許可，我是一定會去的，那能厚此簿彼呀！既然會去，現在二個婚禮連在一起，就算是放棄回程機票重買，也省了我一程的機票呀！這樣一想，豁然而通，而且既然神回應了，我就信心十足，籌備旅程，又因為不想浪費，沒有重買機票，而是選擇了 40 小時的回航旅程。（註：我在美國期間，大兒子過來和老爸同住，看顧老爸。感謝兒子和天父。）

其實在台灣我有表姊妹們，但路途遙遠，除了當年新婚到過旅行，一向除了過年過節向舅父母們在咭上的問候，和幾次陪媽媽去探望舅父母以外，沒什麼接觸。四哥提議我停留台灣時去找大表姊，但我覺得不好意思，有些遲疑。舅父家中，我一向和大表姊較熟，知道她是個既熱心，慷慨，重情又能幹的人，但那麼久無聲無氣，現在茂然冒出要她幫忙我消磨這 16 小時，有些難以啓齒似的。四哥因在台灣大學唸大學，和舅父一家很熟，知道表姊的為人，絕不會介意（其實我也知道），故此自動請纓向大表姊提及。結果大表姊和二表姊一清早就齊來機場接我，和我鉸舊，帶我逛街吃東西，還在她的家小睡了二小時，那 16 小時就輕鬆愉快的過去了！非常感謝二位表姊的熱誠招待，陪了我十多小時，也真累壞她們了！

好，現在要說說在美國發生什麼事了。在二個婚禮的當中有二個星期的空檔，四哥曾作多方打聽，想找個節目讓我們這些從海外來的有些活動（除我是從澳洲來以外，二姊從香港來），而不是呆坐家中等候。可他有很多限制。其一當然是時間。不是每個旅行團或合適的郵輪是每天出發的，也不能去盡二星期，因新娘父母雙方都會有其他親人從海外來參加婚禮，在那時都應該未離開的。再其次是當中有兩個癌症病人，三哥尤其消瘦虛弱，不能去得太遠。構思是用幾天時間讓我們能聚聚舊，重溫手足情，說說當年趣事，也懷念一下爸爸媽媽。前面提及過，成長後因求學，工作，婚姻等各種因素，我們各散東西，我來澳洲都踏入第 41 年了，三哥四哥更是在美國念書，弟弟和妹妹較遲去美，但也有數十年了。而且雖然都在美國，也不是住在一塊。三、六、七比較上近些，但高速公路也需半小時路程，四哥一家卻一直住在羅省，開車要六個多小時才能見面，若坐飛機，也要一小時。當時各人心中都知道這是我們六兄弟姊妹最後的一次團聚。（大姊已於多年前患病去世，故只剩下我們六人）承蒙二位嫂嫂和弟婦的體諒，「放生」她們的配偶。結果在車程約二小時的 Bodega Bay，四哥租了一間很大、光線充足，設備豪華的二層度假屋，面對一望無際的大海，讓我們六兄弟姊妹渡過三晚四日難忘的時光。

那時我已過了一半的時間。初到時因地理時差的問題，人有些混沌疲倦，跟著數天，也有些忙亂。朋友親人間的互相往來的飯局聚舊，參加婚禮的喜悅和興奮，都把時間填得滿滿。是見到三哥四哥，卻是沒有適當的機會向他們傳福音，因總是一群人一起出入。三哥很虛弱，消瘦了很多，若不是先前見過相片，幾乎認不出。他有點佝僂，行路不穩，要用柺杖扶助。和我一向認識的那個神采飛揚，自信自滿，笑容滿臉的三哥差太遠了。我心頭沉重，很是難過，他是被打垮了！心中負擔更增，一直默默為有適當的時機禱告。

終於去到渡假屋了，擺好雜物，分配好房間，又在周遭溜達一番，第一天很快就過去了。第二天早上去到廚房，發現他們有些已吃完早餐，有些仍在吃，我一眼望去，三哥在大陽台躺椅上裹著毯曬太陽，只他一個人。只他一人啊！我騰地一怔，「是現在嗎，神？」

有聲音馬上回答我說「不是現在還待何時？」（這是第二個遇見）也真是的，那麼明顯那是神為我預備好了一個完美的時機。我猶疑了片刻，心中有些忐忑，因其實我不知應如何開口。他已聽過無數次的福音，我是一點把握都沒有的。但時機放在眼前，怎能錯過？我心跳加促，決定一試。我知會了仍在廚房的弟弟和妹妹，叫他們和二姊都不要出去露台打擾，和為我們禱告。硬着頭皮，心中不斷呼求神的幫助，我拉了張椅子坐在三哥旁邊，就和他傾談起來。還未踏入正題時，四哥出來了。「神呀，是兩個一起嗎？」我惶恐的問。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，一心以為是一對一的。不過那檔兒那容我思考，我只能若無其事的把四哥包在我們談話中。剛順利的可以進入正題了，卻忽然起風，繼續坐了一會，三哥畏寒，起身入內，我那肯放棄，亦步亦趨，還好他的睡房就在露台的後面。四哥也跟了來。兩個哥哥坐好後，我坐在火爐邊上，因要好好的對正三哥，開始問他一些終極的問題：“你知道人死後往那裏去嗎？”“你知道我們都是罪人嗎？”等等問題。他倒是一直留心的聽我說，也反問一些問題。我說我不能有全部的答案，就算有答案也未必是你能接受的。但三哥，你不要再顧這些了，你沒有時間了呀！說到情急處，我忍不住哭了上來，哽咽的要他趕快信耶穌。蒙神憐憫，三哥竟然肯回轉信主，我剛想帶三哥做決志禱告時，四哥就站了起來，過來擁抱我一下，說我講得很好，「但很對不起，我重未得。不過，never say never, 不知那一天我可能忽然就成為基督徒了呢。現在我就不聽你們禱告了。」就離開我們。我又悲又喜，但顧不了其他，趕快帶三哥做個決志禱告，心中激盪不已，對神充滿感恩。都是神的時間，神的作為，神的恩典。謝謝神應允禱告，謝謝神的憐憫。我興奮的向教會、牧師、和朋友們報捷，謝謝各位代禱勇士，我哥哥的得救，他們都有份的。至于我自己，則定會繼續不懈的為我四哥禱告。

三哥在二個月後的聖誕日安息主懷。

開心快樂的日子總是過得特別快。轉眼我已來美三個星期，到旅程的尾聲，要離開了。我的航班是深夜起飛。我住在妹妹的家裡，但妹妹眼睛不好，晚上不敢開車。弟弟過來送我去機場。我們三人就坐上了他的車。我坐前面，妹妹坐後面，車子穩穩的在 101 公路向三蕃市機場駛去。我在車上一邊閒話家常，一邊只見上面漆黑的天空，襯托着旁邊一盞盞街燈整齊飛快地掠過後退。公路上車子也不少，我們是慢線第二行，但沒車爬頭响按，秩序井然。我雙眼當然一直往前望，突然間視線受阻，眼前出現了一架車的側面，充塞了整個車頭玻璃，是那麼近，近到那兩個車輪都清晰可見！我還未回過神來，那車已飛去我右手邊的行車線。我別過頭只能從眼角看到有車緊急扭軔相避，帶來輪胎磨地刺耳的吱吱聲，和冒出一陣陣白煙，卻沒有聽到如期的砰然大響。發生什麼事了？我茫然失措，那是不是架汽車？為什麼會飛在我們眼前的？你看到它衝來嗎？弟弟說看到時已太遲了。到那時我們才真確定發生什麼事了！！我們是死裏逃生，神剛剛為我們行了一個神蹟啊！但那太不可能的呀，那麼近為什麼沒有撞上呢？太不可置信了！我們三人不約而同的感恩不已！驚魂稍定時想到，若雙方速度稍有差異，不是我們攔腰撞它，就是它攔腰撞我們。我們撞上去的話，我和弟弟坐前面，就算不死也會重傷！被攔腰撞的話，車子有可能被飛起或翻滾，後果不敢想像！就算真的只有輕傷（太不可能了）這一

耽擱，肯定趕不上我那班飛機。重傷還得在美留醫，不知了期！如今我能毫髮未傷，平安無事的到達機場，心中充滿感恩之情。神呀，我們算什麼？你竟如此眷顧，看守和保護。（這是第三個遇見）

這個經歷，現在想起都覺驚險，仍然有不可置信的感覺！太不可能了，竟然沒有撞？為什麼沒有撞上？正常思維告訴我明明是應該撞的！那部橫在我眼前的車，是那麼清晰，真是好像一個電影鏡頭！這永遠定格在我腦裏的圖畫，提醒我，幫助我肯定神的愛和神與我們同在的信心，為我前面的日子做準備。

徒 17：28 「我們的生活，動作，存留，都在乎祂」

詩 90：12 「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」

謝謝神給我時間和精力寫見証。一切的讚美和榮耀都是屬於我們在天上的父神。阿門。